

李立玮文
羊子绘本

A

离乱歌谣

我的圆明园

——或者不曾遗忘？
我们早非少年弟子了
在陶潜的诗里，在荆轲的酒里
黯——然——神——伤——

风华的笑容——镌在剑锋
可抵得住岁月的锈蚀么？
可抵得住离别的仓皇么？
可抵得住遗忘的淡然么？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乱歌谣：我的圆明园 / 羊子绘；李立玮著. —北京：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3.12
ISBN 7-5004-4352-8

I. 离... II. ①羊…②李… III. ①叙事诗—中国—当代
②水墨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27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6006 号

责任编辑 郭沂纹
特约编辑 韩 志
责任校对 谢红丹
装帧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
技术编辑 郑以京 赵 明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3 传 真 010-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960 × 640 毫米 1/12

印 张 10

字 数 20 千字

定 价 29.8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离乱歌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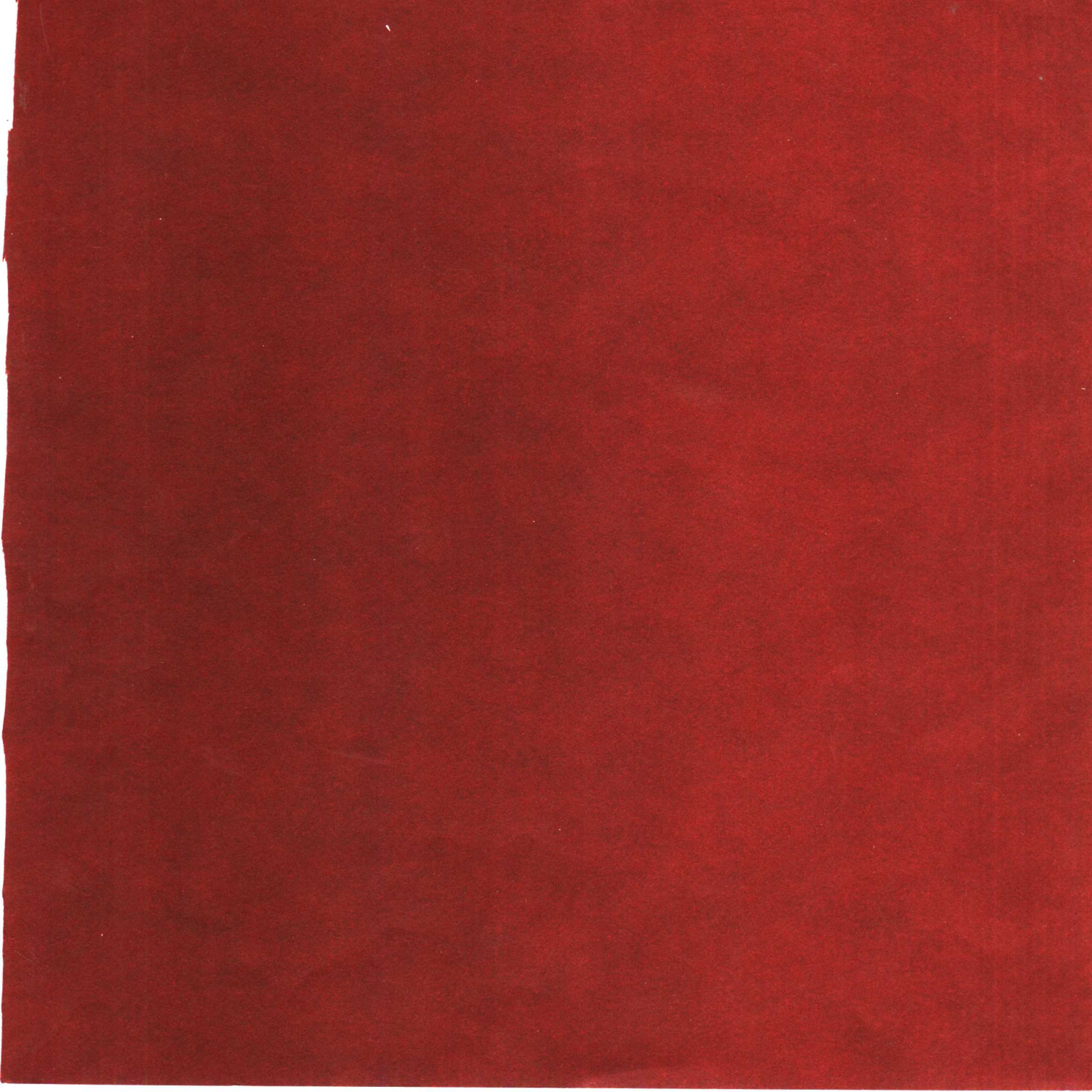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 圆 明 园

李立玮文
羊子绘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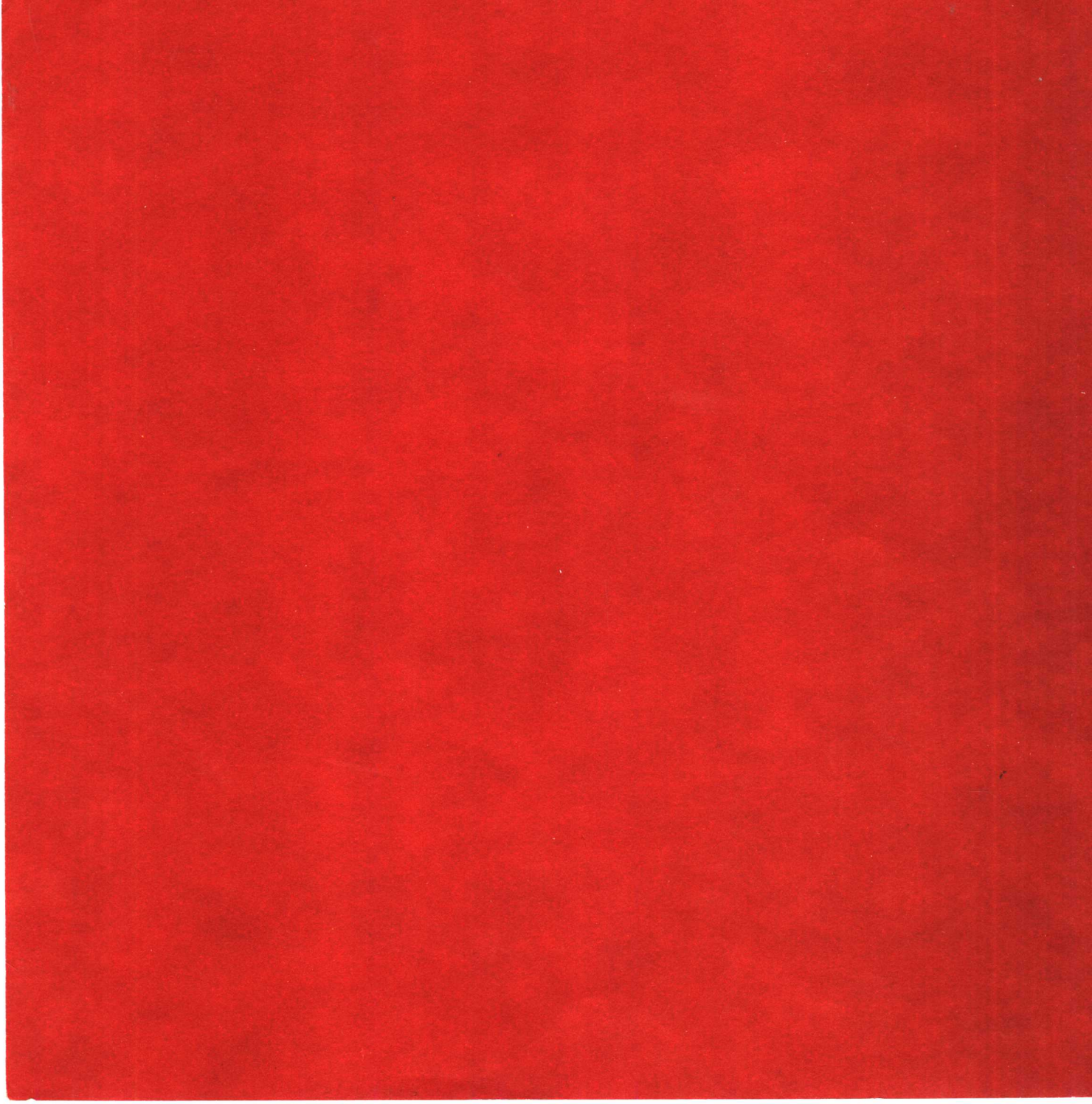
①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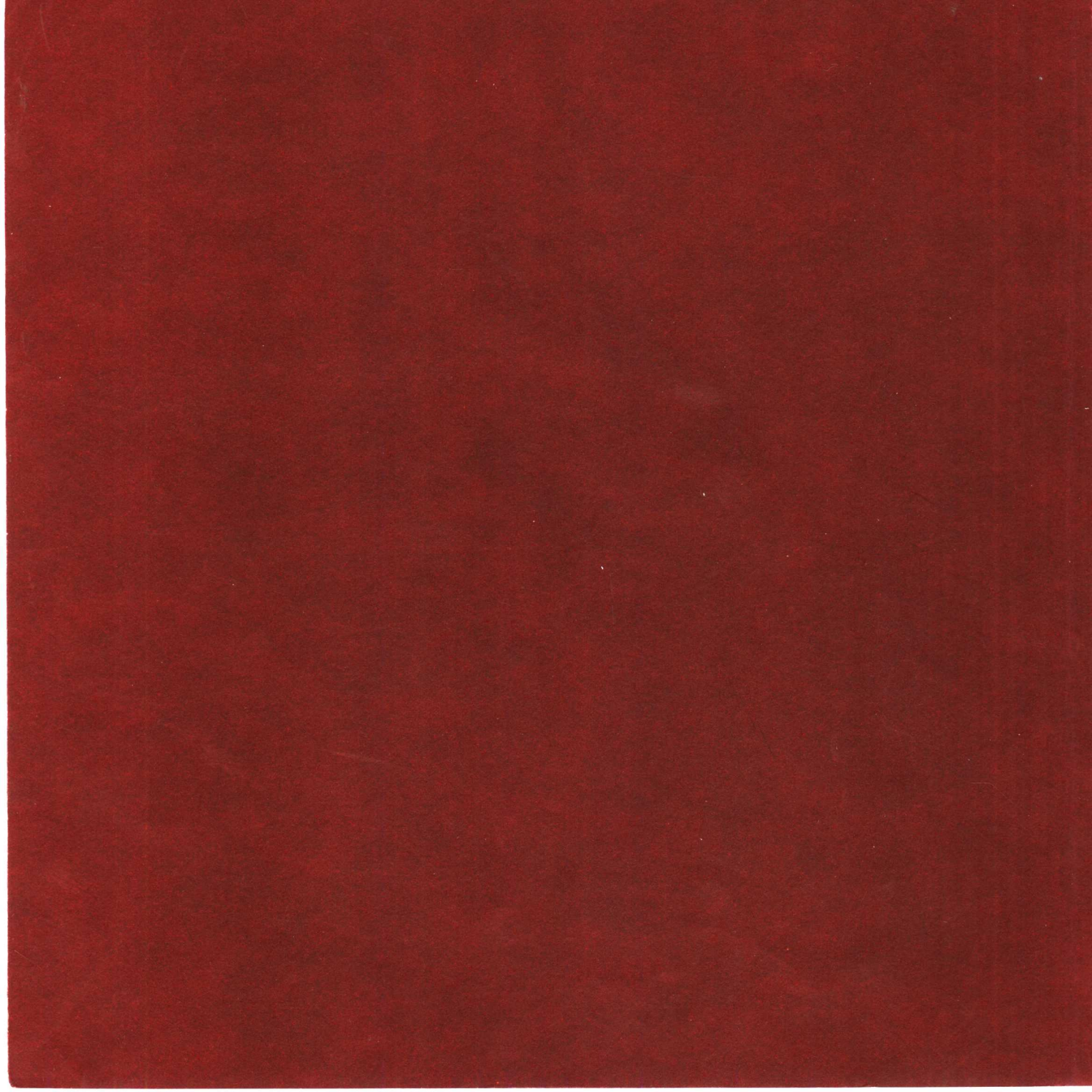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羊子简历

- 1962年生于北京
- 198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，获硕士学位
- 1991年赴英国留学，就读于Kingston Polytechnic 和London Centre For Fashion studies，主修服装设计
-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







策 划：本位风行

责任编辑：郭沂纹

特约编辑：韩 志

装帧设计：大灰狼工作室





兴亡

骨髓深处的伤痕

莫向斜阳思旧事，

烟波散作锦灰堆。

——历史即将走进洪宪元年的时候，袁克文——袁世凯的二公子，在几位好友的陪同下远观福海废墟，脱口而出这一苍凉的诗句。

这句诗该是出自某位民国时期无名诗人的手笔，被简陋地刻在福海旁边一块巨大的断石表面。对于袁克文这位斯文公子来说，父亲即将称帝，时间也即将改元洪宪，而另一面，反对派浪潮般的呼声如在耳边，又如此亲近，于是，眼前的这座废园，这座曾经代表着封建帝国鼎盛集权的园林，当下，虽然丧失了光泽，却更显得像一面历史的铜镜，只让人生出兴亡之慨。

以前的福海当然不是这个样子，它曾是园中最大的水景，仿宋代画家赵伯驹《仙山楼阁图》的画境兴建而成，海中三岛，当是传说中“蓬莱”、“方丈”、“瀛洲”三座世外仙山的影子，似乎人欲无穷，掌握了人间的至高权力之后，就会自然产生出对“成仙”的渴望。整座圆明园，充满着类似风格的仙风道骨，而在这陶然与怡情之外，其实质，不过是被大大滥用的民脂民膏。若视国民为私产，填起私欲来自然肆无忌惮——前朝大儒黄黎洲的“大逆之言”，总成为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逃不出的阴影。



万花阵大门



水脉，渐渐远离了京城，仿佛是生命力从一片土壤上的剥离。如果把目光放得远些，元大都时代以来，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天才规划以来，京城的水脉曾经如少年人的血脉一般充沛。钓鱼台、海淀，都曾是大片水泽，而到后来，只有地名还保留着一点水意罢了。土地的干涸往往征兆着王朝的没落，这其中，人为的因素最是值得悲悯的，福海沙洲，可见一斑。

洪宪即将事成，袁克文站在福海荒芜的岸边，眼前断枝残柳的遮蔽使他的目光无法放得更远。曾经在自书的七律中惹恼父亲的句子——“剧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”——不过是权术浅见，或者，也只是老生常谈的处世之道罢了。他只是个乱世中的贵公子，不大会深究兴亡的原因。

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，是圆明、长春、绮春三园的统称，也称“圆明三园”。

圆明园始建于18世纪初期的康熙后期，原是康熙皇帝为其四子（即后来的雍正皇帝）的赐园。“圆明”二字是康熙命名，雍正《圆明园记》中记载过这一名称的含义：“圆明意志深远，殊未易窥，尝稽古籍之言，体认圆明之德。夫圆而入神，君子之时中也；明而善照，达人之睿智也。”



万方安和（清代宫廷画师绘制）



大水法线墨图



雍正行乐图（清代宫廷画家绘制）
描绘雍正皇帝在园中的生活。

而历史，马上就要走进洪宪元年了。那是西历的1915年，在这一年里，整个世界时局动荡，战争与恐怖事件此起彼伏，而美国现代派诗人中的翘楚、意象派灵魂人物埃兹拉·庞德出版了里程碑意义的诗集《中国》（或译《华夏集》），极力推崇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之美，对古老的中国文化表达着由衷的敬意。庞德并不知道，这些他所推崇的华夏诗歌，其诞生的政治土壤即将复辟——对他而言，这样的中国也许更加具备神秘与悠远的所谓“异国情调”吧？而如唐人李山甫“总是战争收拾得，却因歌舞破除休”之类的名句，却不在他的编选范围之内。

而这时候，距离圆明园的焚毁，已有四十五年，距离福海被重新修葺、重新荡漾起绿波莲舟的日子，还有遥远的七十个年头。

